

卷四 奔向太阳

王平康

科幻小说精选



科幻世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晋康科幻小说精选 / 王晋康 著. — 成都:四川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64-5671-9

I. 王… II. ①王… III. 科学幻想—普及读物 IV. N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125 号

王晋康科幻小说精选

著 者 王晋康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63.5
字 数 120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套 价 96.00 元
书 号 ISBN 7-5364-5671-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奔向太阳

一. 楔子	1
二. 尤卡山的秘密	8
三. 销魂之窟	19
四. 神秘的生意	48
五. 爱情的阴谋	65
六. 鲁斯式飞船	84
七. 升空之前	113
八. 太空跳远	134
九. 延迟爆炸	152
十. 意外的敌人	189
十一. 奔向太阳	202
十二. 最后的日子	215

泡 泡	223
-----	-----

豹 人

一. 楔 子	283
二. 惊人的突破	297
三. 爱情与阴谋	352
四. 身世之谜	385
五. 惊人的披露	416
六. 谁是匿名者	439
七. 肉欲与死亡	457
八. 世纪性审判	483

奔向太阳

一. 楔子

“又是一场暴雨，又是一场暴雨啊。”老格兰特喃喃地说。这是2040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黑云像魔鬼一样翻卷着，迅速遮蔽了天空。雨前的腥风狂暴地拍打着窗户，翻搅着屋里的杂物。格兰特步履蹒跚地走过去关好窗户，拉上窗帘。这时，狞厉的闪电已经撕破了黑云，青白色的光蛇从天上垂到地面，伴随着咔嚓嚓的雷声。不一会儿，大滴的雨点就敲击在玻璃上了。

透过薄薄的窗帘，老格兰特忧郁地望着自己小小的汽车旅馆，它与这间屋子构成“丁”字形，十个房间的房门这会儿都是紧闭的。这是那种全封闭式的旅馆，客人把车子开到入口，在自动收银机上付款，拿到钥匙后再开车行进几十米进入自己的房间，自始至终房客与主人都不见面。这种封闭式旅馆主要是为那些露水鸳鸯服务的：或是某位政界要人与一位娇小玲珑的女秘书，或是一位好莱坞女明星与她的同性恋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某家小报的头版上，所以对小费是从不大吝啬的。

但这都是十年前的辉煌了。老格兰特在高速公路旁度过了半生，他曾经觉得那一条条搏动强劲的汽车之河永远不会停息；但近十年来，随着温室效应造成的经济大衰退，这条汽车洪流日渐干涸，他的旅馆业务几乎难以为继。地球的石油资源也日渐枯竭，

油价飞涨，普通人已经用不起了。比如，美国人的腰包就从来没有这样干瘪，他们在转动汽车的点火钥匙前，都要心疼地捏一捏荷包，然后沮丧地咒骂一声。

晚饭时，仍没有一个顾客上门。格兰特枯坐屋中，听着窗外狂暴的雨声，闪电不时照亮他的白发，把窗棂的阴影印在他的棕色灯心绒夹克上。暴雨仍在不停地下，不停地倾倒，很可能它会引发今年的第二次洪水，很可能它会把这儿——密西西比州的哈蒂斯堡也淹没在几十米的水下，就像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许多城市，就像荷兰、孟加拉的大部分国土一样。

格兰特总是想着《圣经》中那场创世纪的洪水，当诺亚一家带着七对洁净的畜类、一对不洁净的畜类和七对飞鸟登上方舟时，他们看到的是否就是今天这种景象？莫非世界末日真的要到了吗？

狂暴的雨声几乎淹没了电话铃声，是妻子玛丽打来的，说外孙罗姆来了，“真幸运，他是在暴雨前两分钟到的，刚把自行车放在凉台外边，大雨就浇下来了。你回来吃晚饭吧，我让罗姆开上你的福特车去接你。”

旅馆离他家只有两百米，这些天他一直是步行上班。罗姆在电话中大声喊道：“爷爷，我马上去接你，我已经十六岁，可以开车了！”

“好吧，我等你。”

他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急骤地响起来。抓起电话，里边没有人说话，只听见一阵隐秘的轻笑和耳语般的交谈。老格兰特大声问了两遍，电话里才传来一个冷静的声音：

“格兰特先生，还记得天国之路组织吗？”

格兰特的心脏忽然狂跳起来。他张张嘴，没有说出话。对方并没有等他回答，就从容地说下去：“使徒欧尼特送来了主的昭

示，上帝已经抛弃了这个罪恶的污秽的世界，他将派飞碟来拯救主的信徒。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在荷兰的哈灵根升入天国了，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祥和与欢欣。你如果愿意追随我们，就请来吧。”

对方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就挂断了电话。

老格兰特脸色苍白。十三年前，在纽约基塞纳公园的一次露天讲演会上，他加入了这个遍布美国、遍布世界的邪教组织。那次，在大麻叶造成的迷幻中，他对那些极具诱惑力的讲道心悦诚服，认为只有集体自杀才能摆脱烦恼，摆脱这个日益崩溃的世界，踏上永生之路。回家后，他与天国之路保持了一段联系，他寄去了三百美元，收到了一些传道的小册子和光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变卦了，他觉得世俗生活尽管充满烦恼，仍然比虚幻的天国实在。妻子是一个虔诚的美以美会的信徒，她对上帝的虔诚完全表现在另外的方面：为了救助一个流浪者，她可以毫不吝惜地掏出最后一个美元，但是她绝不会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虔诚——可是如果没有玛丽在身边，再美好的天堂也是不完整的。因此，他后来没有再同“天国之路”联系。

这个电话让他心烦意乱。他呆呆地拿着听筒，久久地沉浸在那段话所造成的阴郁氛围中。窗外仍是滂沱的雨柱，像是编织成了声音的铁笼，紧紧地箍着他，使他十分沮丧。也许他真该听从天国的召唤？这个贫穷破败的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窗外闪过汽车的大灯灯光，福特车在门口停下，喇叭声和罗姆的喊声透过雨幕一起传了过来：

“爷爷，快来吧！”

玛丽已经摆好了饭菜，白兰地也斟入杯中。暴雨总算停了，但窗外仍然黑得像地狱。罗姆在叽叽呱呱地说着这一周学校的趣事，但格兰特一直怔忡不宁，眼睛看着远处，他的灵魂像在别处游荡。

玛丽发现了这一点，她在饭桌上俯过身低声问：

“你怎么啦？”

“没什么。”

“不，你有心事，你瞒不过我的眼睛。”

格兰特犹豫了一下才勉强地低声回答：“我接到了天国之路的一个电话，就在罗姆去接我之前。他们……在荷兰的哈灵根。”

玛丽知道天国之路的教义，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十六岁的罗姆也听见了，立即兴致勃勃地插话：“爷爷，我知道天国之路，我在电视中听过他们的布道！”

格兰特和妻子互相望望：“是吗？”

“对。他们的首领叫欧尼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哲学教授，这个组织已经创立四十年，听说在全世界已经有三百多万信徒了。那是一群有虔诚信仰的人，他们愿意亲手斩断生命的羁绊去投奔永生。爷爷，我虽然不一定按他们的教义去做，但我十分钦佩他们的勇气！”

格兰特苦笑着，微微摇了摇头。罗姆就是这样的青年，即使在谈论死亡时，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时髦去看待。也许，为了赶时髦，他真的敢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这倒促使格兰特下了决心，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他终于要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格兰特的报案揭示了本世纪最大的邪教集体自杀案。案发地点是在荷兰的哈灵根。这个四分之一国土面积低于海平面的国家，曾与海水奋斗了几百年，建立了一个“低地之国”。他们用严密有效的防洪排涝系统把海神波赛东锁在门外，把这片贫瘠的土地建成了郁金香的国度。上个世纪末，荷兰还花费十亿马克，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移动式防洪大坝：两条防洪铁臂长二百五十米，

重一点四万吨，用世界上最大的直径十米的万向球头固定在地面上。一旦水位超过三点二米，就可在五分钟内自动生成一座抗三点五万吨水压的大坝。他们的奋斗曾被世人作为楷模。但是，世人在“狼来了”的喊声中变得麻木之后，狼真的来了。全球的温室效应来势迅猛，南极三十八亿立方公里的冰冠在十年内融化，海平面上升了六十米——顽强的荷兰人终于向上帝递了降表。如今，大部分荷兰国土已沉沦于海面之下，美轮美奂的建筑都成了龙宫。

超级海豚式直升机越过已大大后撤的新海岸线，飞了近二十分钟，才看到原哈灵根市的建筑——星星点点露出水面的半截楼群。这种半截楼群已成了温室效应后的标准风景。美丽的艾瑟尔湖消失了，它已经被北海吞并。位于弧形的西弗里西亚群岛怀抱中的土地，是荷兰人在四百年间用围海造田的办法从海水中一点点夺过来的，如今几乎在一夜之间又还给了海神。直升机绕着一座尖顶的大楼盘旋了几圈，终于找到降落场地。艰难地落下来。欧盟和荷兰的调查官员，同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的记者等一起陆续走下飞机。

这座大楼属于富有的珠宝商比埃特先生，自大楼被水淹没后，他一直拒不搬走。他并不是财力不足，据此后的调查显示，在这儿自杀的四百三十四名天国之路成员都是他从世界各地用飞机接来的，而且都是包租豪华的头等舱。在集体自杀付诸实施前的日子里，他为所有人员安排了一段富比王侯的生活，甚至还从巴黎和罗马运来了几十名应召女郎。记者们一进门就闻到扑鼻的花香，但花香中掺杂着一股刺鼻的尸臭味。大厅里摆满了荷兰的国花郁金香，四百三十四个尸袋整整齐齐地摆在花丛中。每个死者的胸前都放了一块紫色的绢巾，它可能含有某种宗教意义，也许是他们进入天国后互相辨识的标志吧。

大厅正中是一块尺寸极大的液晶屏幕，三角架上架着两台数字式摄相机，桌上一个豪华典雅的珠宝盒里放着两张光盘，似乎是专为记者们准备的。这座大楼已经断电，随行的警察在隔壁房间找到了日本产的雅马哈汽油发电机组，美联社记者怀特请求他们为大厅送上电，他们想看看光盘中记录了什么东西。

光盘里记录了他们死前的诀别，四百三十四名信徒整整齐齐地向着东南方向祈祷——也许这是他们心目中飞碟要来的方向？然后他们原地坐下，欧尼特和比埃特为每一个人送去了药片。这些信徒有老有少，年纪最大的八十二岁，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岁——如果不算是一个婴儿的话。他们的表情都十分平静，当欧尼特慈爱地摩挲着他们的头顶为每人祝福时，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他们的自杀都是从容不迫的，在服用了足量的安眠药后，为了保险起见，每个人还戴上了一只不透气的塑料布面罩。后死者依次把先死者收敛在尸袋里，然后静静地吞下自己的药片。只有那个母亲在喂婴儿服药时费了一番周折，婴儿被呛住了，尖声哭叫着，四肢使劲舞动。响亮的啼声撕开大厅的沉重阴郁，溢出了室外。看到这一段时，新华社女记者向真真捂着嘴跑到卫生间呕吐了半天，然后又脸色苍白地走回来继续观看。最后死亡的是东道主比埃特先生和天国之路的首领欧尼特。因此，只有他们两人的尸体未被装入尸袋。在液晶屏幕上，满脸络腮胡子的欧尼特合掌向世人告别；矮胖的比埃特先生的脸上则洋溢着极为满足的微笑，他说：

“我很高兴，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四百三十三名兄弟摆脱苦恼，踏上天国之路。我把我的所有遗产留给这个组织以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

记者们都知道这是一条极为轰动的新闻，他们纷纷忙碌地拍摄、记录、写稿。不过，所有的忙碌始终笼罩在一种死亡的压抑气氛之中。美联社记者怀特写道：

类似天国之路、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从上个世纪中叶起就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在温室灾难后更是如此。常常有人问，为什么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恰恰是邪教组织的温床？也许一个中国记者的回答比较接近于真实，他说，历史悠久的东方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文明曾几度盛衰，所以，他们很容易把这次文明的衰退看作历史盛衰中的“又一次”，他们可以耐心地等待衰退之后的振兴。我想，年轻的美国民族缺乏的正是这种韧性。

等直升机又轰鸣着飞上天空，俯瞰万里泽国中的文明遗迹时，路透社记者路易斯阴郁地说：

“我真希望自己也躺在那间大厅里，从此就可以摆脱这个发疯的世界啦！”

二. 尤卡山的秘密

灾难的降临并没有什么预兆。对于美国内华达州尤卡山核废料堆放场的主管查米·汤姆逊来说，8月27日的这一天仍是照常开始的。

他像往常一样，驾着那辆已经破旧的凯迪拉克来到堆放场的办公大楼，停在A级停车区。这座大楼呈L形，坐落在一个马蹄形的谷地，周围是高耸的山峰。透过群山的缺口，可以俯瞰远处的科罗拉多河。正坐在座位上抹口红的秘书雷切尔小姐看见主管进来，笑着问了好。汤姆逊走进主管室，雷切尔小姐按老规矩立即端来一杯咖啡，然后轻轻带上了门。

现在，他又像往常一样，面对着一排排巨大的屏幕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仪表。从上个世纪末，美国政府就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核废料问题——主要是核电厂的，也有过期核武器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默许这些核废料向第三世界或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倾倒，后来这种作法成了众矢之的。上个世纪末，政府下决心建造了这个永久性的堆放场。在尤卡山三百米深的地下，在地质稳定的凝灰岩地层里修建了坚固的钢筋水泥仓库，将核废料与玻璃体熔融后，再加上坚固的不锈钢外壳，堆放在各个库房里。这种处理方法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十分保险的。

整个工程投资五百亿美元，但巨大的投资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堆放场仅使用了二十年就陷于停顿。首先是因为鲁斯式空天

飞机研制成功，它的运输费用极为低廉，所以相比之下，把核废料倾倒在外太空更为可取。第二次冲击却是由于社会的衰退，在温室效应造成的大洪水中，美国的财力日渐窘迫，已经没有余力来考虑环境保护了。此刻，汤姆逊先生面前的很多屏幕和仪表实际已是废物。堆放场的财力捉襟见肘，甚至无法维持所有监视系统正常运行，他只好保留了几个必不可少的系统，像放射性测定、库区图像系统、声音监控系统等，其他如地层应变监控、地温监控等，则已经取消。

他按着选择钮，依次巡视了三十多个库区。十五万件核废料仍静静地矗立在各个库区，它们将在那儿待到世界的末日。虽然是例检时刻，但各库区的工作人员仍然懒懒散散，心不在焉，汤姆逊甚至敢肯定，有些人的目光正斜睨着抽屉里《花花公子》的封面裸照。那些正进行十五分钟实地巡检的管理员穿着红色的抗辐射服，在洞区里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便万事大吉。他对这种情况无能为力。堆放场工作人员的工资已经多次减少，这些人之所以未抬腿走人，只是因为在经济大衰退的年代里，他们没把握找到一份比这儿强的工作。

有时汤姆逊先生也忍不住自我安慰一下：多亏自己负责看管的是这么一大堆文明的“粪便”，是人人憎恶的核废料；如果是沙丁鱼罐头、配给汽油甚至 TNT 炸药的话，这班大爷一定会对监视系统做下手脚，然后把库房地板挖出一个大洞。

他把屏幕调到 AD 区。这儿明显与别处不同。AD 区管理员——那个满头白发、沉默寡言的怪老头子迈克先生仍像往常一样，正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例检程序。在巨大的洞穴中，整齐洁净的二千二百五十件不锈钢圆柱自有一种无言的威势。

迈克是公「的怪老头，他对这些核废料筒有着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热忱。即使身为主管，汤姆逊先生也认为这种热忱有点过

头。它们不过是一堆铀 235 和钚 239 的废料，是文明社会的“粪便”。汤姆逊对大学普通物理学科记得最牢的，便是那条无所不在的熵增定律。整个宇宙缓慢地但无可挽回地走向无序，只有文明发展是逆流而上的有序化过程，就像一只巨大的毛虫，在吃着桑叶，织出美丽茧壳的同时，也留下大量的粪便——而且从总体上讲，留下的粪便肯定多于前者。总有一天，这些粪便将会淹没所有文明的成果。

现在的温室效应就是一次报应啊。

汤姆逊对老迈克很尊敬，且或多或少还有些敬而远之。老迈克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二十年前，当核弹头遍布 B-2 战略轰炸机、民兵导弹发射井和三叉戟潜艇时，迈克是这个行当中最权威的人物。战神——就是别人曾给他起过的外号。在核武器这个领域，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行家里手。人们都说，虽然核按钮是处在万无一失的安全保障系统里，除了握有核钥匙的人，别人都别妄想破译，但这个“别人”不包括战神。因为他参与设计了这些保障系统，只要愿意，他可以用一台便携式计算机打开导弹发射井，把一枚多弹头导弹射到华盛顿的白宫。

当然他不会这样做，这正暗令一条潜在的保障社会安全的规则：越是掌握着巨大权力的人越是谨慎，因为他们时刻不会忘记肩上担子的分量。迈克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使用核弹的技术秘密，所以他十分谨慎持重。他的人格已与核弹密不可分。

正因为如此，2022 年销毁全世界核武器的联合国决议使迈克一下崩溃了。他当然知道，对人类而言这是件好事，但是——你想想吧！他为这项技术秘密耗尽了大半人生，连妻子和女儿也离他而去；尽管没有显赫的职权，但他至少能时刻体味着握有无上权力的快感，他在走马灯似的历届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面前是一棵巍然不动的巨树——忽然间他竟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小

人物！他能忍受这么大的精神落差吗？

在那以后，迈克被安排在尤卡山废料堆放场，战神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子。他一直在堆放区的AD区工作，似乎与AD区结下了生死缘。汤姆逊的历届前任都接到过高层的传话，告诫他们对老迈克客气一点，让他随时能自由行事。不过，汤姆逊上任后，那也是温室效应造成严重经济衰退之后，他一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告诫。

恐怕政府已经乱套了，他们有太多太多的难题需要去解决，早已把荒凉闭塞的尤卡山堆放场抛诸脑后了。

他叹口气，草草结束了这次的例检程序，然后呷着咖啡，从网络中调出当日的《纽约时报》开始浏览。总的印象是好消息不多，似乎温室效应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荷兰哈灵根邪教集体自杀案后，有三十九名天国之路的信徒通过律师之手领走了比埃特先生的遗产。律师赫曼先生无奈地说：“我们知道他们将用这些款项制造另一起集体自杀事件，但是在法院颁布禁令之前，我只能执行当事人留下的遗嘱。”——地球在十年内年平均气温升高 2.2°C ，北纬 30° 以北有大片针叶林死亡。高气温造成中亚高压带扩大，哈萨克斯坦、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发生了近百年最严重的尘暴——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平原的良田大面积盐碱化，速度惊人，今年预计粮食缺口会继续增大，估计至少有七千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南太平洋海底的第四界生物（依靠硫化氢为能量的巨型管状蠕虫）爆炸性增殖（这名记者在文末的设问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他说：如果人类文明自此不能复兴，也许这些蠕虫会成为地球的新主人？）——西藏雪水成灾。

他移动鼠标快速翻阅，想找到几条令人愉快一点的消息，但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定在了一个黑字标题上：《地球的地震带重新分布》。文中列举了在印度北部、巴西中部等地的地震，说南极冰

冠融化后，相当于三十四亿亿吨的重量在地壳上重新分布，曾在冰冠重压下深深凹陷的南极岩层逐渐抬升。这些变化改变了原有地震带的活动状况（对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来说趋向于加剧，对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印尼地震带来说趋向于减缓），又在全世界生成了一些新的地震带。不过，对于新的地震带的分布及变化趋势，还缺乏足够的资料。

汤姆逊极度懊丧地结束了这次晨读。值得庆幸的是，离尤卡山较近的西雅图—洛杉矶地震带（它也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倒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来一次地震，掀翻这具活棺材倒是好事，至少他不用再在这里耗费生命了。

那时他绝没有想到，一个魔鬼正在他脚下咬牙切齿地攒劲。下午四时二十分，他无意中向窗外看去，正好看到了天际一闪即逝的蓝光，蓝光非常强烈，也带着几分狞厉。他不解地想，这道蓝光是哪里来的？天朗气清，不会是闪电，不会是北极光，也不会是弧焊光芒，因为他知道方圆百里之内都是深山，绝不会有一个人繁忙的工地。

他随即又看见一团巨大的火球，颜色蓝中带白，它沿着地平线翻滚着，飘忽不定，忽然又腾空而起。也许是飞碟送来了心怀叵测的外星人？……接着他听见了一阵哼哼声，声音不大，但清晰可闻，是一种发自地下的不堪重负的呻吟。等到“地震”二字蹦出他的脑际时，天地已经完全翻转了。

在那几分钟里，他徒劳地企图逃命，但剧烈颠簸的地板使他根本无法迈步——他活像一颗在炒锅里来回颠簸的豆子。几分钟后，地震停止了，他仍大致留在原处。朝窗外望去，他震惊地发现，他看到的不再是往日看到的绿色树冠，而是褐色的树干。原来窗户已与地面齐平，而他的办公室却是在三楼！他恍然悟到，强烈的地震造成了土壤的瞬时液化，大楼因此下沉了。

办公室通往外间的橡木门已经崩开，门框扭斜着。娇小的雷切尔小姐像只皮球一样蹦进来，惊恐地尖叫着：“汤姆逊先生！汤姆逊先生！”她的面色惨白，目光像是被猎豹按倒在爪下的羚羊。汤姆逊忙从倾斜的遍布裂缝的地板上小心地走过去，把雷切尔小姐揽在怀里。

屋里已经停电，监视系统自然也失灵了。汤姆逊知道一次大震后很可能还有余震，几十名困在地下库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把雷切尔拉到窗边，命令她快往下跳。窗户外边是歪倒的树木，坑坑洼洼的土地，地面离窗户只有两米，但雷切尔却尖叫着不敢往下跳。“这是幻景！这一定是幻景！”她不知道大楼已经下沉了。汤姆逊没有时间与她纠缠，他一把将尖叫着的雷切尔硬扔下去，自己也随即翻过了窗户。

雷切尔还在喊叫，不过这次是高兴的喊叫，因为她感觉到了脚下坚实的土地。远处的山体已经滑落，高压线塔折断了脖子。非常幸运的是，办公楼虽然下陷，却没有坍塌，工作人员们一个个从窗户里爬出来，灰头土脸，神情痴呆。堆放场副主管杰克逊也出来了，他用左手托着右臂，脸庞痛苦地扭曲着，刚才一堵倒下的墙壁把他的右臂砸断了。汤姆逊命他清点人数，迅速向外界通报灾情，然后他唤上杰米、赫尔曼和卡特，来到备用车车库。

停车库的门已经变形，电源同样被切断了。汤姆逊把控制手柄调到“人力开关”挡，四人用尽全力推开了沉重的铁门。库房里停着两辆备用的猎人牌吉普，马力强劲，车内备有强力手电、饮用水和压缩食物，燃油箱总是满的，电瓶也刚充过电。汤姆逊让赫尔曼和卡特乘一辆车向南，他自己和杰米乘一辆车向北，分别去检查各个库区的人员伤亡情况。

离办公楼最近的是F区，但汤姆逊想了想，命杰米径直向五十公里外的AD区开去。他想先去救出那个沉默寡言的七十岁的老

人。不少路段的路面已经损坏，杰米小心地躲避着石头和裂缝，四十分钟后才开到AD区。AD区的损坏似乎不十分严重，只是升降梯已经不能使用了，汤姆逊让杰米停好车，两人顺着安全梯向洞里爬下去。在强力手电的青白色光柱下，他看到安全梯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变形，心里多少放心一点。

这三百米似乎走了一个世纪。等他们来到空旷的地下库区时，下边一片死寂。什么地方的水管破裂了，或者是地下水从外墙裂缝中漫进来，形成一条不断线的滴答声。青白色的光芒推不开黑暗，一旦熄了手电，大厅立即沉入绝对的幽闭。汤姆逊大声喊：

“迈克先生！迈克先生，你还活着吗？”

没有回答。汤姆逊快要绝望时，忽然瞥见不远处劈开一条光柱，是迈克用手电在向他们打招呼。两人立即欣喜地跑过去。

眼前的情景使他们震惊不已。迈克趴在地上，面色痛苦。在立体式洞穴中整齐堆放的核废料筒散落一地，老迈克的左腿正卡在两根圆筒中间。其中几根的外壳已经崩裂，里边的核废料圆柱也已破损……汤姆逊揉揉眼睛，不，那并不是破损。一般来说，核废料是与玻璃体熔融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但眼下所见的玻璃体只是一层外壳，上面有掩饰巧妙的暗门。这会儿暗门已被崩开，露出其中银白色的圆柱体，它反射着手电筒的光柱，像热水瓶胆一样闪闪发亮。纵然汤姆逊在武器方面并不是行家里手，他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什么东西。

氢弹。

汤姆逊十分震惊，圆睁双目瞪视着这个古怪的老人，一时间竟然忘了先去救援他。老人也一言不发，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们，也注视着那些氢弹。他的目光中有初恋情人般的深情，也有垂暮老人的沧桑。